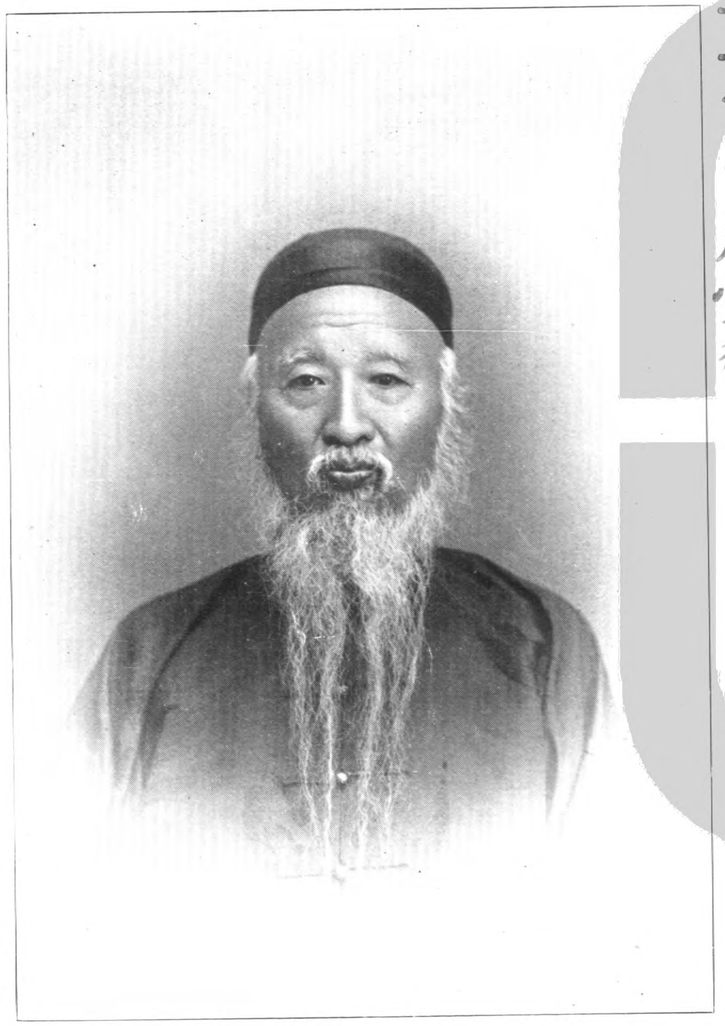
151.5 X36



星吾七十歲小象

趙氏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揔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

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襄之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于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録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

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没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

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佞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

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鍵鑰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荅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牼䲹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萬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

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藉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廣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

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據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

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

也惟六藝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奥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孟子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号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顧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爲一例也

後漢太常趙岐 邠卿註

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曰辭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爲寡人興利除害者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爲利故曰何必以利爲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也王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諸侯也夷羿之棫夏后是以千乘取萬乘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菜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籐晉六卿等是以

其終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其君者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復申此者

重嗟歎其禍○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輯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多心以爲娛樂夸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當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

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麀鹿牸鹿言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爲王

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偕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之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

威諭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鳥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①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息及鳥獸則怡戴其上太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強國秦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恃爲政有此慮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是以笑百步止者不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

也王曰不是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已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數密密網也洿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畝可以衣帛矣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頒者斑也頭半白曰頒班者負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曰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人死謂饑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自殺之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戒王無歸

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已務窮則斯民集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挺杖也曰無以異也王曰挺刃殺人無以異也曰無以異也

以刃異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

王復曰刃政殺人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爲率禽獸以食人者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古者虎狼之中能常食於禽獸是人所惡今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爲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已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特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飢而死耶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章指言

主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君之咎猶以自及疾之甚也梁惠王曰
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韓魏趙本晉大卿當此時
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強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
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
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王念有此二恥
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言古聖人
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
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
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
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彼奪其民時
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
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
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

為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以脩仕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挺服強仁與不仁者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襄諡也魏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束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孟子謂仁政為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

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頸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章指言定天下者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嘗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連篇先梁者欲以仁義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孟子對曰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堯舜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必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王自忘德不足以安民故

問之曰可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王聞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

孔疏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齕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曰有之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

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已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爲仁之道也王時未見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厨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

稱是詩以嗟嘆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
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曰
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
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
王許之乎復白也詩信也大有百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十斤也曰否
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
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

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
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曰不爲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
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
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

折枝之類也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循但舉已心加於人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爲仁心比於物尤當爲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

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必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緣以陳之王笑而不言王意失而不敢正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也曰否吾不為是也王言我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亦緣喬木而求生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王謂比之緣木求魚

為大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戰鬬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盍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之道盍當反王道之本耳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

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昏惑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所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其常善之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網以罔民者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東藏而不給何暇脩禮行義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當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相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咎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孟子卷第一

孟子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洽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王有是語不王變乎色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色慍恚華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得聞與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與衆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衆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樂也臣請爲王言樂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之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樂必鼓爲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章指

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是言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爲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王以爲文王在岐豐之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囿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兎獵人取雉兎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設陷阱者不過丈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

民苦其大不亦宜乎○章指言讒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對曰有欲爲王陳古聖賢之比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兇矣惟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太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勾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

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覆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勾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荅之云寡人有疾疾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

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劒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横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横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民悅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章指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正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脩而責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赴難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荅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

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儛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脩治而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之王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也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晏子道夏諺之世民之謗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不豫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一豫行息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聒聒胥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興師

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睊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爲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爲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爲或從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朋朱慢遊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

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下不足者也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齊宣王非其矜雪宮而欲以若賢者○章指曰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四盜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其法寧可得聞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

子孫必有玉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憂鰥寡存孤獨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愍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善此主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糧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

櫜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甫大王名也號稱右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假此言以為喻比其友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

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已之者去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荅此言也○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故者舊也喬高也世臣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自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

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慎之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楫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衆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為則矣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除為匹

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弒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章指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于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爲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自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已之

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器善惡之致可不察哉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葬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簞醪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

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又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二篇皆尚書逸篇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狄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速疾也旄

耆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大王小夫將何懼也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鬬聲也猶攜兵而鬬也長上軍率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

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行仁恩憂民窮困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已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於齊乎事楚乎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爲矣

○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君子造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以遺後世也○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已任天強暴之來非已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

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也臧倉言君何爲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諾止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使見孟軻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椁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倉小人何能使我不遇哉○章指言讒邪搆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孟子卷第二